

# 稻城

——香格里拉精神史——

祝勇 蒋蓝 庞培 赵敏 泽仁康珠 著



人民出版社

# 稻城

——香格里拉精神史——

祝勇 蒋蓝 庞培 赵敏 泽仁康珠 著

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稻城——香格里拉精神史/祝勇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01-008179-3

I. 稻… II. 祝… III. 稻城县-概况 IV. K92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427 号

## 稻城——香格里拉精神史

DAOCHENG——XIANGGELILA JINGSHENSHI

著 者:祝勇 蒋蓝 庞培 赵敏 泽仁康珠

责任编辑:冯瑶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4289539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25

字 数:450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8179-3

定 价:65.00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横断山脉 1

第二章  
神与鬼 21

第三章  
藏刀与经幡 31

第四章  
中国的景观大道 39

第五章  
桑堆红草地隐喻 49

第六章  
县城 63

第七章  
石头之云 91

第八章  
海子山的“水怪”与“倦石” 97

第九章  
土陶、木碗与酒 117

第十章  
康巴三师兄轶事 139

第十一章  
著杰寺与邦普寺 145

第十二章  
鹰翅下的动物世界 169

第十三章  
隐形村落——邓波 197

第十四章  
地狱谷 219

第十五章  
亚丁村 233

第十六章  
念青贡嘎日松贡布 245

第十七章  
冲古寺 277

第十八章  
俄初山 287

第十九章  
香格里拉 295

第二十章  
香巴拉王国指南 313

第二十一章  
约瑟夫·洛克 327

第二十二章  
告别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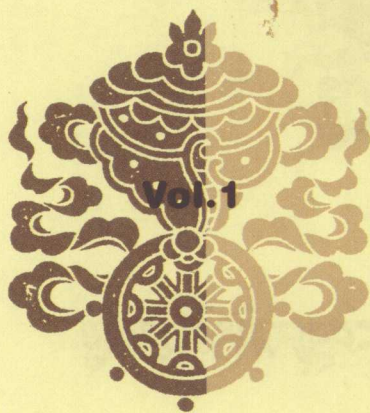
稻城旅游全攻略 379

contents



येमेवायुदंष्ट्रासमेकैस्तेषु॥

## 第一章 横断山脉



和山園遊 卷一



美丽的夏诺多吉雪山

3

你一击鼓，迸发一切音响并引来新的和谐。

你一迈步，新人奋起而阔步前进。

你一转首：新的爱情！你再回首，——新的爱情！

“改变我们的命运，射穿一切灾祸，从时间下手”，孩子们歌唱你。“将我们财富和愿望的实体升到未有的高度”，人们求你允许。

你必将来临，也定行遍四方。

——阿尔图尔·兰波

如果我是约瑟夫·洛克，我会在1928年一个晴朗的夏日看到这样的景象：夏诺多吉雪峰像一艘洁白的帆船自云海里漂浮晃动。在洛克眼中，夏诺多吉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它不是大地的一部分，而是天空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出现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出现或者消失。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旅程。这增加了它的神秘性，并且让洛克产生了一种恍惚感。它的出现，完全是一种偶然。根据藏族人的习俗，这表明了神山对这个外来者的某种厚待。它并不像某些土司那样对洛克的到来持怀疑态度——这曾让这个外国佬吃尽苦头。所以在那一刻，洛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夏诺多吉雪峰，内心突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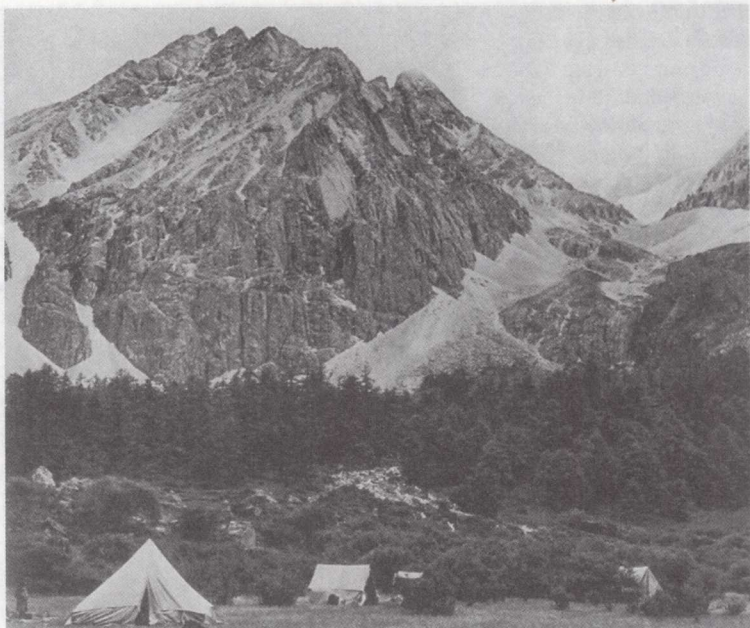
夏诺多吉雪山。龚威健摄

感到某种疼痛——因感激、崇敬和幸福而生出的疼痛，在经历了漫长的艰辛跋涉之后，像刀子一样划来。

有人说，时间像筛子一样把生活中一些细节无情地筛走了，只留下粗大的记忆片断和伤痛的颗粒。正如一个旅途中的人，他对经过的道路和村庄，翻越的雪山和跨过的河流，遇到的野兽和女人，多年以后也只能想起一些零星的场景和刻骨铭心的温存。那么，如果我是约瑟夫·洛克，我一定不会忘记1928年目睹夏诺多吉的那个宁静的午后，在风雨中日渐僵硬的内心正被一股疼痛突袭。即使时间的流水可以冲淡一切往事，但总有一些时刻，滞留在掩蔽处，并在某种不经意的时刻沉渣泛起。不是我们去搜寻往事，而是往事主动寻找我们——它们忘恩负义的主人。

所以，当约瑟夫·洛克，一个年过古稀的白人绅士，在美国檀香山的病床上辗转反侧，那座神秘的雪峰，再次飘临他的窗口。1962年的洛克，手指被一支燃尽的雪茄烟灼痛，一抬头，1928年的夏诺多吉，居然就在窗外，咫尺之遥，还像从前一样，清幽、俊雅、神秘。这时，一种更深重的疼痛，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他知道，他被回忆欺骗了。他无法再回到1928年的中国。他的道路，已经被时间斩断。

1928年，44岁的约瑟夫·洛克正跋涉在中国横断山脉地区的崎岖道路上。在4000米的高度上，无边无际的冷杉林将他们围困。道路仍然存在，洛克从未怀疑过这一点。自他38岁时来到中国西南边陲时，道路就不曾从他的脚下消失过。那时他还对道路



洛克探险队在夏诺多吉雪峰下的营地。[美]洛克摄

## 5

的面貌一无所知，但他从不怀疑它们。道路构成了他的信仰，他坚定不移。他的一生，似乎都为那些道路提供证明。没有人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对道路那么痴迷。他几乎把一生的时间都花费在道路上。他终生没有结婚。他的私生活是一个谜。道路已经取代了爱情，对他构成经久不息的引诱，令这个理智的科学家无法抗拒，欲罢不能。所以，当道路企图在原始森林的掩护下逃遁的时候，洛克总会不遗余力地揪住它。他不喜欢被道路抛弃，在他心中，道路是他一生最可靠的盟友。

尽管脚下的道路时断时续，但它终究没有背叛洛克，就像温柔的马，一步步，把他送到与神靠近的高度。贡嘎岭的垂直分布的植物谱系，就这样在这个地理学家兼植物学家面前一一呈现，像专门为他准备的展览。贡嘎岭自始至终没有亏待过洛克，对此，洛克心存感激。他选择了一些植物的叶片、花朵，在标本箱里一一存放好。在冷杉林中，暗藏着无数的粉红色和白色花朵，像黑夜里的炭火，时闪时灭。标本如同文字，暗自书写他的漂泊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标本就是他的日记，当他对旧日的某些细节已然淡忘，那些散发着旧日芳香的植物碎片就会提醒他从前的一切。于是，那一天的天气、他所在的高度、周围的环境，





木雅贡嘎雪山。[美]洛克摄



以及每个随从的表情，都会历历在目。对他来说，那些植物不仅仅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对象，更是一些来自昨日的使者，每片标本都来自一个庞大的王国，它们准备在任何时候向他透露那个王国的消息。而洛克，则能透过标本箱里的一截枝叶，听见一片树林或者花海的众声喧哗。

很多年后，洛克仍能在那截灌木标本的提示下，回想起4587米高度上的贡嘎岭。他沉睡多年的记忆被喇嘛向导和藏民们的呼喊唤醒了：“拉杰罗——拉杰罗——”（神胜利了）那时他们已经越过冷杉林，布景已经改换成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他寻声望去，藏人们正在点燃枝丫作为供品祭献神山。据说这座神山的名字，是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所封的。洛克盯着那座神山打量，眼睛没有来由地湿热起来。对于这个希望通过冒险获得成功的美国白人而言，胜利已经离他越来越近。那时他还不会想到，他毕生努力获得的成果将在一场战争中被无情夺去，而绝望的他，将用黑洞洞的枪口，抵住自己脆弱的额头。

1928年，横断山脉深处一个名叫稻城的地方，因一个人的到来而被岁月铭记——那个名叫洛克的美国人像一个耐心的考古学



家，慢条斯理地，把一块深埋的金子从时间的积土中挖掘出来。从一个更大的区域地理的视角看，稻城县地处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横断山脉地区东侧。它的东面，雅砻江和鲜水河由北向南，在雅砻江汇合后，以更大的势力冲向南方。从稻城向西，翻越沙鲁里山，就可以看见金沙江金光闪动，被两旁钢青色的峡谷包裹住，滴水不漏地沿着与雅砻江平行的方向汹涌奔流，峡谷仿佛音箱，将河流松散的声音聚拢起来，使它变得无比宏大，似乎水的移动引发了整个世界的共振，产生一种类似大提琴的低音，携带着嗡嗡的回声。金沙江的另一岸，就是信马由缰的青藏高原；金沙江是横在甘孜与西藏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作为藏区的一部分，甘孜与西藏的联系从未中断过——它从未割断过两岸的藏人互相眺望的视线，但对我这个汉人而言，古时藏人如何跨过天堑，却是一个永远的谜。顺金沙江南下，就到了云南的中甸、丽江、宁蒗，在雪域山神的庇护下，一个华丽斑斓的世界脱颖而出。

从地理意义上分析，稻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正是处在几个重大的地理和文化板块的衔接点上，它像一个锚点，把四

川、西藏和云南的藏区焊接起来。从地图上，由西向东，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依次排列，如若干并列的琴弦，被粗犷的风频繁拨动，铮铮作响。而在这些河流环环相扣的广大流域中，稻城刚好处于它们的几何中心——祖先们机敏



地拣选这里作为定居之地，也许就是为了在寂静的草房里时刻倾听河流的鸣唱与万物的喧嚣。

10

同时，稻城又是极远之地——无论从成都、拉萨还是昆明出发，到达稻城的距离几乎是相等的，而且，那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路，反反复复的雪山河流，像晶莹剔透的莲花瓣，把稻城层层包裹起来。稻城就隐藏在没完没了的雪山背后，遥不可及，仿佛真是麦穗的层层包裹中隐藏的一颗润如珠玑的稻米，或者，躲在层层叠叠的树枝间的一个安静的鸟巢。这是许多人至今对稻城感到陌生的原因。通往稻城的道路没有捷径，只有同时具备了勇气和坚韧的人，才能得到道路的信任，对他网开一面。所以，进入稻城的人是经过筛选的。这使得在这个地域晃动的人影和扎根的文化具有了某种精华的性质，如同这里的青稞，在河边的沃土中耐心地酝酿，天空中积蓄已久的雨水在经过高山融雪的中介后变成它们枝叶内部的细小水流，饱含着来自天宇的巨大磁性，变成食物、酒和种粒，滋养着岁月一天天长大。



凝望中国地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山川河流，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的。曾有人把中国地图比喻成一片海棠叶，那么，那

些东西走向的山川河流，就构成了海棠叶上均匀散布的经脉。而在横断山脉地区，这一有规律的肌理突然被扭断了，仿佛有一股巨大的能量，使局势发生逆转。大地的皱褶一律变成南北排列，河流掩藏其间，暗自修改了它们的路程——它们在拒绝了太平洋的引诱之后急转直下，奔腾向南，声势浩大地投奔印度洋。这些志向不同的河流，最近处只隔几十公里<sup>[1]</sup>——站在河流之间的山峦上，我们可能同时听到两条河的默契合唱——而它们的入海口，却相差数千公里。这一点很像相爱中的两个人，耳鬓厮磨之后，便是远走天涯，毅然决然，谁也不肯回头。

横断山，大地上的异己分子，它离经叛道，蛮横地修改了大地的规则，确立了自己的真理，使许多水到渠成的情节陡然生变，变成意外和传奇——它不仅改变了河流的命运，而且把一切都改变了。山脉因“横”而“断”，使得南北的分野不再明显，而海拔的变化至关重要。决定植物分布的不再是纬度而是等高线。它改变了我们的道路，使它由水平变成垂直，并使我们得以在相同的纬度上目睹不同性质的生物。它当然也改变了植物的道路。张锐锋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植物对于运动的渴望比动物更强烈。”<sup>[2]</sup>梅特林克也说过，“表面上看来，植物世界是一个极其宁静、温顺，充满无怨无悔和逆来顺受的顺从精神的世界，但是，仔细观察后你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它们对于命运的抗争是异常激烈和坚韧的。”<sup>[3]</sup>植物学家不能解释的东西，在哲学家那里可以得到答案。横断山就是这样的哲学家，对植物的追求了如指掌。它像一个阅历丰富的父亲，不露声色地欣赏它们的成长。青春期的植物，在摆脱纬度的禁令之后放肆地奔跑。从河谷亚热带到高山寒带，跨越六个气候带的植物，不约而同地选择横断山脉地区，其中包括狼牙刺、川甘亚菊、紫金莲、马鞍羊甲蹄、密蒙花等组成的干热河谷阔叶混交林、灌丛草甸带，云杉、冷杉、

[1] 纵贯横断山脉地区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在卡瓦博地区并流南下，最短间距不足100公里，称“三江并流”。

[2] 张锐锋：《“年轻的蜂王”》，见《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散文》，第21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3] 转引自张锐锋：《“年轻的蜂王”》，见《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散文》，第21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红杉、白桦等组成的山地暗针叶混交林、灌丛带，云杉、铁杉以及草甸上大面积的紫丁、杜鹃、金露梅等组成的亚高山针叶林、灌丛草甸带，香柏、杜鹃、鬼箭、高山柳、忍冬等组成的高山灌丛草甸带，高山蒿草、苞叶凤毛、地衣、黄兔花、蓼科、兰科等组成的高山荒漠植被带，以及红景天、凤毛菊、绿绒蒿等组成的高山流石滩植被带。这不仅因为横断山脉地区为每个生命的存在准备了恰切的位置，而且缘于横断山脉地区的深邃、淡定，以及无所不包的宽容性。

在所有成长的事物中，当然，也包括人种。因为种族的分布取决于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则取决于自然条件。形态各异的种族不是在大地上由南向北平面铺展，而是在不同高度上，分布于广大的河谷、丘陵、草原、森林、高原、雪山间。这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根本不同，就是它的多元性，丰富、离奇，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变化。在中原，即使跑出五百里，看到的仍然是相同的景象，而在横断山脉地区，翻过一座山的工夫，就会遭遇好几种不同的文明类型——它们就像植物一样，寻找着最适宜自己的环境。

12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的流域，包括了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高山峡谷区、滇西高原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的广大地域。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它从青藏高原突然沉降下来，江河发出的低沉的钝音，使我们聆听到了大地在沉降中的剧烈心跳。大地在六条大江以及众多支流的切割下变得凌乱不堪，来自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水系也通过这里向外倾泻而出。在这里，高山峡谷对偶排列，这里的绝对高度已逊于第一阶梯<sup>[1]</sup>，但相对高度，却远远超过第一阶梯——贡嘎山在水平距离29公里内的相对高差达到了6200米以上，所以，学术界把这里称为“世界上山最大、谷最深的地区之一，其地形阻隔程度为世所罕见”。<sup>[2]</sup>这使这里的地



[1] 第一阶梯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共有14座海拔超过8000米的雪山群，而这一地区的高峰，多在6000米左右，如梅里雪山6740米，仙乃热6032米，四姑娘山6250米。

[2] 石硕：《318国道：中国大地上的一条美丽项链》，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10期。